

◆特别推荐

别样的关切:从“我”的角度看《祝福》

钱 军

(铜陵市第三中学,安徽铜陵 244000)

摘 要:小说《祝福》中第一人称“我”有多重身份,不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叙述者,还是观察者、思考者。从叙述视角的角度分析叙述主体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以探究作者鲁迅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我 叙事倾向 鲁迅 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21)01-0008-03

DOI:10.13525/j.cnki.bclt.202101002

作者简介:钱军(1968—),安徽铜陵人,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研究方向:中高考命题、课堂教学和文本解读。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如入选中学教材的《故乡》《孔乙己》《祝福》,有一个人物形象频频出现,那就是常常被一些学生误认为是鲁迅自己的“我”。鲁迅小说对“我”这一人物形象一般不作具体刻画,但《祝福》与鲁迅其他小说中的“我”有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与“我”有关的文字叙述占据了接近一半的篇幅,这在鲁迅的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分析这篇小说时,教参多把“我”看成是作品的线索人物,而忽视了“我”作为一个性格人物的别样性;教师在教学《祝福》时,往往将教学内容确定为分析祥林嫂这一经典人物形象,确定为探讨祥林嫂的悲辛命运和悲剧意义,而对“我”这一人物形象只是简单涉及,因而忽略了“我”在小说中的隐含意义。这实在有“买椟还珠”之嫌。

小说《祝福》主要写了两个人的故事:“我”回故乡鲁镇的故事和祥林嫂在鲁镇做工的故事。“我”回乡、离乡的故事是叙述主线,分布在小说前半部分和最后一段,中间通过“我”的回忆穿插祥林嫂两次到鲁镇做工的故事。作者对情节、结构做如此安排,决定了这篇小说中的“我”将表现出作为叙述主体的鲜明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在《祝福》中,“我”这一叙述主体呈现了三个不同维度的叙事倾向:“我”眼中的鲁镇,“我”眼中的祥林嫂,以及“我”眼中的“我”。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

“我”眼中的鲁镇,主要通过鲁四老爷、几个本家和朋友及鲁四老爷家的佣工来展示。

在旧历年底的一个夜里,“我”刚回到鲁镇就直观而又悲凉地发现,故乡闭塞依然,保守依旧:祭祀风俗永不变更,家家户户,岁岁年年;鲁四老爷、几个本家和朋友只是多了些岁月的印痕。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虽然与“我”是远房亲戚,交往接触较多,但见面也仅止于客套、敷衍,从第一段“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一句中不难体会出二人的话不投机。面对这样一个封建保守的“旧”鲁四老爷,面对鲁镇这样一个封闭愚昧的社会环境,小说中的“我”感到格格不入,决定在除夕的第二天离开鲁镇。归来又决定离去的情节安排,似乎注定了“我”要扮演与鲁镇空气迥然有异的新派角色。显然,“我”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着亮色的新派知识分子。

“我”眼中的祥林嫂,是通过“我”回乡的见闻以及“我”回忆她的半生遭遇来展示的。“我的回乡故事”与“祥林嫂的鲁镇故事”在文中有两个交汇点,首次巧妙自然地交汇是在第三段:“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这个交汇点的安排,正有着作者的深意寄托。

在和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场面里,“我”是小说的一个情景角色。面对祥林嫂的疑惑和追问,“我”显得

语无伦次,这倒不是“我”对这个问题无法理解和回答,而是在斟酌一个能够不“增添末路人的苦恼”的答案,足见“我”的善良与温暖。但面对祥林嫂临终前的“死亡之问”,“我”最终还是陷入了“真相”与“谎言”的窘境,足见“我”善良深处的单薄与软弱——“我”不想负起责任,“我”想逃避苟安。“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终于显出了灵魂软弱的原形。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后,有不少篇幅写到“我”的心理,如,祥林嫂是“百无聊赖”的,“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并且说她“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反语的运用,表现出“我”的悲悯心与正义感,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愤激和沉痛。

两个故事的第二次交汇是在现实与回忆的连接处:“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小说情节自此穿插回忆祥林嫂在鲁镇做工的两次经历。在这个片段中,祥林嫂的生活有过安稳,但更多的是屈辱,她从没有像卫老婆子说的那样“交了好运”,这个无所依靠而活不下去的底层小人物,唯一的价值就是“被利用”,开始是出卖廉价劳动力,后来是充当鲁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直至被咀嚼殆尽,终至厌弃。她第一次到鲁镇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做稳了的奴隶,第二次到鲁镇就是欲做奴隶而不得了。祥林嫂的遭际,自然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对几千年来普通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的精辟概括。

面对祥林嫂的人生悲辛,鲁镇人是冷漠的,恣意地“赏看”着,可读者也分明地感到,在这背后,作为叙述主体的“我”也在“看”。“我”用悲悯的眼光端详着祥林嫂的不幸和屈辱,也在用嘲讽的眼神“刻薄”着鲁镇上看客们的麻木与残忍。这些看客中,有鲁四老爷,有四婶,有他们家的那个短工,当然还有柳妈。对这样一个“善女人”,小说中有着这样的神态与肖像描写:“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还有这样的话语:“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柳妈近乎令人不适的外貌和令人不寒而栗的语言描写正可看出“我”这个叙述者的情感取向——对愚弱者的批判和哀怒。

从上文对“我”眼中的鲁镇和祥林嫂的分析可

知,“我”在小说中不是一个纯粹的叙述者,还是观察者、思考者,对祥林嫂和鲁镇上其他人们的叙述和描写,都表现出“我”鲜明的感情倾向。这种鲜明的叙述感情倾向其实还表现在对“我”这个人物形象自身的审视上。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小说中“我”眼中的“我”。

相较于鲁迅其他小说中的“我”,《祝福》中的“我”性格特征相对鲜明。作者在塑造“我”这一人物形象时,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双重性:善良、有同情心,然而也软弱健忘、苟安偷生。其软弱苟安在最后一段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结尾语段大致包含了四层意思(参照陈日亮老师的《〈祝福〉的十处点批》):

第一层,“我”在睡梦中被惊醒。“我”不是自己醒来的,而是被爆竹声惊醒的,而且是“近旁而极响的爆竹”,说明“我”在惊醒前正处在酣然的梦境中。

第二层,“我”被爆竹浓重的“音响”拥抱,预示着“我”此时的心理状态完全被鲁镇的祝福空气浸润并支配了。

第三层,“懒散而且舒适”意味着“我”心中曾经的“疑虑”已烟消云散,祥林嫂的悲剧以及“我”因祥林嫂之死而引发的不安心情,在“我”心中没有留下一丝印痕。

第四层,受了福礼的天地众神,正预备给下界的人们降下福祉,天地间一派祥和。下界的生民感到“生”的有趣,感到心意满足,其中就有一个“我”。

在教学小说最后一段时,教师一般都会注意到结尾以乐写悲的写作特色,浓烈、隆重的祝福氛围与祥林嫂在除夕之夜的寂然死去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解读是正确的,对祝福氛围的分析也有必要,但这只是站在“我”是个线索人物的层面进行的解读,忽视了“我”作为一个性格人物的文本价值,自然也就忽略了“我”这个新派人物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后,不到几个时辰终为鲁镇“音响”所同化的思想状态。

综合全文来看,在有关“我”的叙述情节中,文章有意表现处于历史文化碰撞中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或精神特征——关注社会,关注生命,但更关注自我。小说结尾不去单纯地描写鲁镇的社会环境,而是着重从“我”的视角来呈现“我”的主体意识或精神特征,从而让读者猛然惊觉:身为知识分子的“我”已然

化身为鲁镇社会关系中的一员了。结尾段中“我”的态度和感受,夸张一点说,完全是冷漠、缺乏温情的鲁镇社会的一个典型,原本有些许暖色的“我”和结尾热闹祥和的祝福描写,都让读者品味到了别样的悲凉。“我”这个新派人物是担负不了疗救者的重担的。“我”性格上的矛盾纠结,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人物形象刻画的丰富性,还应该是鲁迅作品反思和批判特色的延续,蕴含着先生对国民性清醒而深刻的体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的“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即便是像“我”这样肩负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也难逃“看客”的命运。小说《祝福》对“我”的塑造,也许正隐藏着作者的深意:在强化祥林嫂悲剧色彩的同时,也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折射出国民灵魂上的痼疾。

说鲁镇是中国“看客”社会的一个缩影,一点也不为过。如果将鲁镇比作舞台,“祝福”就是舞台的背景,祥林嫂、鲁四老爷、柳妈、“我”等既是演员,也是观众,他们都在观看着彼此。不过要注意的是,整个鲁镇还在被另一个人冷静地打量着,那个人就是作者鲁迅。“我”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祝福》中是具有作者心灵投影色彩的,“我”平静的回忆背后始终隐含着作者鲁迅的目光——作者随着“我”的步履和目光,冷眼打量着鲁四老爷的书房,琢磨着柳妈的话语,悲悯着祥林嫂的挣扎,审视着“我”的困窘。读者似乎能看到先生严肃冷峻的面孔,他在冷静地反思着国人的精神病症,深沉地焦虑着民族的生存状态,为中国新文化的启蒙与转型找寻出路。

由《呐喊》而《彷徨》,鲁迅小说集的命名内涵是很值得咀嚼的,集名本身正体现着鲁迅先生在创作思想上的两个阶段,前期重在呐喊震醒,后期偏向反思拷问。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者,鲁迅先生体察疗救社会的注意点也受着思想风格的转变,其小说作品从偏重揭示下层社会的病苦(如《孔乙己》《药》),转向了对疗救主体自身精神弱点的剖析,《祝福》就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创作意图。这篇小说通过“我”这一人物形象,尝试着提出了祥林嫂苦难命运的拯救问题,尝试着提出了知识分子启蒙者灵魂救赎和思想变革的问题。作者写祥林嫂的寂然死去和无以拯救的悲剧,主要意图并不仅仅在于表现祥

林嫂的苦难以唤起读者的关注和同情,还在于通过“我”对祥林嫂命运的态度来揭示“我”的消沉、逃避甚至是麻木的心理,发出呼唤与批判的声音,并借由“呐喊”将“黑屋子里沉睡的人”唤醒,期望他们对自身的顽疾有所了解,进而寻求拯救。然而,要想改变几千年的积习又谈何容易!深入品读本文,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先生深广的忧愤,面对包括“我”这个知识分子在内的国民甘于自我麻木的状态,作者表露出了积极疗救却又“无法可想”的深沉苦闷。这是一种伟大的苦闷!因为它源于当时最具进步思想的精神先驱者艰难的启蒙和孤独的前行。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清醒地呐喊着的知识分子面对无力启蒙国民思想的困境,内心或许都会深深感到刺痛,继而会反思,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尝试的改变,这无疑都是先驱者为推动社会变革做出的贡献。即便这改变微不足道,也“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即便绝望,但仍在反抗着绝望,“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鲁迅《两地书·八》)。

清代学者胡文英说庄子时有这样一段话:“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以此语来评价鲁迅先生那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肠之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对鲁迅先生这种充满智慧、充满血泪、充满执著的别样关切,“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油然生爱”?

参考文献:

- [1]申丹.论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在视角上的差异[J].外国文学评论,1996(2).
- [2]张亚飞.《祝福》课例综述与评议[J].语文学习,2007(9).
- [3]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傅丽霞.对《祝福》思想意蕴的多元解读[J].语文教学通讯,2005(2A).
- [5]陈日亮.《祝福》的十处点批[J].中学语文教学,2011(2).
- [6]鲁迅.为“俄国歌剧团”[M]//热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
-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坟.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
- [8]鲁迅.灯下漫笔[M]//坟.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
- [9]胡文英.庄子独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编辑:李小叶)